

嚴子陵的故事在西晉皇甫謐的《高士傳》裡就有描寫，文人對嚴子陵拒絕徵召，皇帝來到面前，依然高臥不起的自在灑脫，頗多嚮往與尊敬。

民間也開始流傳渲染亦莊亦諧的君臣故事——身披羊裘、手執釣竿的嚴子陵進京，與皇帝同臥一榻，老同學話舊，談笑到深夜，嚴子陵呼呼大睡，一腳橫置光武帝腹上。第二天大臣奏報：「昨夜客犯帝星！」光武帝大笑，不以為意。

這些民間流傳廣泛的故事，在嚴厲的封建時代，使富春江的風景多了一段君臣的佳話。在古代開國之君大殺功臣的慣例中，嚴子陵的隱居，嚴子陵的垂釣，嚴子陵的功成身退，都像是一種智慧的啓示。

美麗的富春江風景有了紀念嚴子陵隱居的釣台，風景使人緬懷起故人，山與水都有了不同的象徵隱喻。

歷來文人都到此憑弔紀念，書寫對富春江故事的心情。面對高山流水，北宋范仲淹的題記是大家最熟悉的句子：

雲山蒼蒼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風，山高水長。

這是紀念嚴子陵的名句，但也是書寫富春江風景的名句，用來品評黃公望的〈富春山居圖〉圖卷似乎也一樣合適恰當。

富春江的山水，在東晉南朝，也吸引了許多文人墨客到此，留下美麗的詠歎詩文作品。一般人最熟知的可能是梁武帝時吳均的一封信散文〈與宋元思書〉。一封寫給朋友的書信，敘述描繪遊歷富春江看到的景色。這篇韻文已經成為古典山水文學小品的典範，用這篇寫景文字的詩句，對應著來閱讀黃公望的畫作，從文字轉為視覺，頗多相互啓發之處。



富春江畔村落

水的源頭在哪裡？從水瀨的源口上溯，隔著一排樹叢，山谷深壑間，浮盪一帶留白的雲氣。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」，修道的黃公望自然透徹生命與自然的相同道理，都是在走到「窮絕」之處，才得到靈動雲嵐冉冉「升起」。

主山巍巍，堂堂正正，用標準的長披麻皴法構成金字塔狀的端正大氣，有不可撼動的君位的莊嚴，厚實飽滿，是可以承當一切，包容一切的大地的主體。

主山下有近景的坡陀，幾株小樹，俯仰自得，彷彿在主體大山的庇佑之下，可以在天地小小一角，安享美好時光。

松林墨色濃郁，像刻意點醒瀏覽者的視覺，松林下一樵夫荷鋤而立，這麼微小的生命，在主體大山之前，

水瀨的源口上溯
浮盪一帶留白的雲氣



很少有人會看到，但確實是畫家關心牽掛的生命。一生都在爲受苦者、貧窮者、孤獨者卜卦，黃公望熟讀《易經》，他也許知道「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」的包容力量吧。

長卷大山，常常忽略卑微小處，但忽略小處，也必然不能成其大。

《寫山水訣》說：

山下有水源，謂之瀨。畫此甚有生意。

隔著一段水瀨，〈富春山居圖〉第二段進入結尾，護衛在主體大山左側，群峰山頭都向左轉搭，呼應下一段的結構。山坡下的一排樹叢，以水平墨點重疊塗染，卻都向右呼應主體大山，一即一離，向背間，使長卷樂章旋律，既承先，同時也在啓後，像極了元代戲曲小說的章回轉折與演義。



松林墨色濃郁，像是刻意點醒瀏覽者的視覺
注視到主體大山下有一樵夫荷鋤而立